

從中國回來已經有一個多星期了，生了一場莫名其妙的病，全身發麻無力的被送到急診室，檢驗結果不但正常，而且還非常好，回到家又無力想睡地度過了幾天。

早晨，我常常很早就醒來，那是在大陸培訓時同學們的禱告時間，我心中想起他們唱的詩歌：「神阿，你是我的神。我要切切地尋求你，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....」他們跪伏在教室晨禱的那幅景象在每個清晨回到我的腦海。周大帥、曲大嬪、張大師....那一個個綽號帶出一張張純樸、善良、渴慕、認真的臉。耳中依稀聽到那熟悉的叫喚：「老師，再給我們唱條黃鼠狼歌。」

他們很喜歡我的黃鼠狼歌，那是我用「蘭花草」的曲調，見個人就編個詞，即興而唱的玩笑歌，頭兩句通常是「我是王鼠狼，來到培訓班....」每曲唱畢，大家笑成一團。在培訓的後面兩個星期，我已破了記錄是和他們同在最久的老師，我們可以談聖經，可以說笑話，傾聽他們吵架成一團的愛，如同自家人的濃郁感情，在鄉村寂靜的夜晚，我巴不得時間可以停止。

有一次，我在廁所門口等待，裡面可以蹲的坑均滿座了，涼風一吹，不禁放了幽幽一聲長屁，真不好意思，只好說：「我在這裡替你們把風。」裡面的人笑得差點沒踏進茅坑。

教「基督化家庭」的曾老師有一晚洗完衣服之後，發現她先生昨夜在外地穿過的衣服還沒有洗，於是只好再去洗。而躺在床上優然自得的我說：「這就是有家的喜樂（洗樂），越洗越樂。」曾老師速戰速決，很快教完課程就匆匆走了，留下了這個被我當教材用的笑話。小程說：「我現在很洗樂，只有洗我一個人的。」老王回應說：「『基督化家庭』沒學好。」

創世記有五十章，我起初一個字一個字教，後來一句一句教，最後一段一段教，每天三或四小時，足足教了兩個星期，好不容易教完了。我把聖經一合，說道：「感謝神，我們看完了『出埃及記』。」全班哄然大笑，我真的沒預備這個笑話，大概天氣太熱了。

從洗澡洗一半，同學們跑進去和我說話，到排排蹲在茅坑上使勁，我發現自己可以像他們一樣過日子。連黝黑的皮膚、跳蚤留下的傷痕，都令人有另一種層次的喜悅。

只有一次，我真的難過，是聽到一個同學說攻打台灣，說得那麼輕鬆：「很快，很快就可以打下來。」我問自己，我問上帝。上帝開了我的心眼，我想到上帝叫彼得去向哥尼流傳福音。（彼得是猶太人，哥尼流是統治猶太的羅馬官員）是的，這就是神的愛，很寬廣的一分愛。我的心融化在這個愛裡，好像在一霎那，體會了主的心。

離別的時候到了，我還和同學們討論「為什麼妳們敢脫得精光在澡堂洗澡，卻不敢穿著

游泳衣上游泳池游泳？」奇怪，台灣同胞正好相反，到了澡堂，死命地護衛著貼身的內衣，去游泳池倒不算什麼！

走得匆忙，沒有把心通通帶回來，留在那裡的那一部分心，逼著我寫這篇東西。

後記一

自認聰明的王鼠狼在南昌機場等錯了候機廳，到最後發現真相匆匆跑去時，運行李的車子已經走了，我必須揹著全部的行李登機，想不到，這其中有神的奇妙安排。

由於大風襲擊香港，機場關閉，又意外地翻了一架華航的飛機，使我耗在香港機場，幸而手上有一本老舍的小說，不但打發時間容易，而且書中悲慘的故事使我對當時的漫長等待，不但沒有怨言，還充滿對上帝的感恩。感謝神，我沒有活在那麼悲慘的時代，必須當妓女才能夠養活自己！

安安靜靜沉浸在小說中的我，也沒漏了華航擠出來的恩惠（吃飯後才補發的飯票，免費住旅館），當我們入境香港，預備去住旅館時，有人上來巴士問：「有誰願意搭乘明天第一班飛機回台北？四點半起飛。」大部分的人都累壞了，不想再熬夜，只有我和另一位男士願意，於是我們被帶下巴士，從一條內部的通道到華航的辦公室等候。從那裡我看見他們從失事的客機搬運回來的行李，濕淋淋的沾滿了草，由於我的所有行李都是隨身攜帶，在這個混亂的時刻，我深深感謝上帝在南昌機場的作為。

清晨四點半，第一班通航的飛機起飛，我順利回到台北。我的神，我又見識了你的奇妙，在香港機場還有數百名席地而臥的旅客，而我，我算什麼，可以搭第一班飛機回來。我在機場等了十八個小時，據後來新聞報導，有的人被滯留在香港機場兩天才得以回來。

「神阿，你是我的神。我要切切地尋求你，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...」